

红色守护激荡上海滩

“张人亚”回到他曾战斗过的地方

4月20日,上海中国大戏院。大幕拉开,一位器宇不凡的男子,身着一袭长衫走向观众,脸上带着淡淡的微笑和山崩于前而不变色的从容。

“海定波宁,鱼米之乡,这就是宁波——我最爱的故乡。这座墓,是我父亲1928年为我修建的,但是这里面并没有我的尸骸,因为修建它的时候,我还活着……”指着一座墓碑,1991年出生的演员丁渝洋缓缓诵出开场白。

这一晚,中国大戏院迎来由宁波话剧团演出的《张人亚》。首部党章守护者,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因为2017年的“总书记之问”揭开神秘面纱的张人亚,以话剧形象回到了上海,回到了他曾战斗过的地方。

1

隐秘战线

话剧《张人亚》伊始,有一场码头戏,多媒体投影出甬沪码头旧影,还原张人亚从宁波出发奔赴上海的场景。戏中,他与青梅竹马的甜蜜爱人顾玉娥惜别,奔赴理想,奔赴无悔青春。

如今的上海十六铺,行人川流不息。和百年前不同的是,人们的神情和脚步,轻松,自在。拍照的、拍视频的,更有人支起架子直播……这样的生活,是年轻的张人亚当时在上海码头上岸时无法想象的——

纵然他的父亲深明大义,宁可紧缩家用,也要送子进城读书,但终究敌不过生活的拮据。1913年,现实生活中的张人亚,不得不辍学离家,到上海的一家银楼做学徒。

时隔百年,已经没人知道张人亚到底是在哪家银楼当学徒。其中可能性较高的,是老凤祥银楼。

暮春时节,南京东路老凤祥银楼总店门口,人群熙熙攘攘。可是,到此一游的游客,又有几人知道,这里曾是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共产党员活动过的场所。

1922年,张人亚出任上海金银业工人俱乐部首任主任,组织工人罢工,取得了“增加薪资”“减少学徒期”等成果。

1927年,他任《平民日报》发行所负责人期间,遇到国民党查封报社,他留下胞弟看守,结果胞弟被捕,经多方营救才获释。

这些故事在话剧中进行了艺术加工。戏中,张人亚的胞弟叫张静水,是一位拥有革命理想的青年,他以第三者的眼光兴高采烈地向众人讲述“张人亚”在上海的所作所为,但一直不知道他的哥哥就是“张人亚”。

张人亚有很多名字,张静泉,白青水、张信泉、引川、梦亚……作为1922年、24岁入党的中国共产党早期战士,他承担的工作隐秘而伟大。一个能冒着生命危险保存下早期党的重要文件的人,必然是一位大智大勇之人。



2

衣冠冢

张人亚的故事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父亲张爵谦。上海场的演出,这个角色由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演员韩秀一助演。

“很荣幸能参与这场演出。”直到演出前,韩秀一还在跟宁波话剧团的青年演员们“磨戏”。

“这是一位伟大的父亲。”韩秀一说,如果没有父亲的决断,把张人亚冒死带回宁波霞浦老家的一批党的重要文件和马克思主义书刊,以衣冠冢的方式封存进墓地,可能我们今天就无法见到包括首部党章在内的这批重要文献。

张爵谦虽是普通百姓,但他深信儿子张人亚参加中国共产党是“正确的选择”,也深知这批文件书刊的重要。在受到张人亚的托付后,这位父亲对外佯称儿子长期杳无音信,恐怕早已不在人世,为其修建衣冠冢,将这些文件、书刊精心包好,埋入墓内。

为避免引起敌人注意,张爵谦在刻墓碑时故意少写一个“静”字,刻成“泉张公墓”,良苦用心可见一斑。

话剧中,“党章托付”是重头戏。父子间有一场非常感人的对话。

张人亚把箱子交给父亲,说:“这些东西对党很重要,对您儿子也非常重要,我甚至把它看得比我的生命还要重要。”

自从我加入了共产党,我不曾一刻忘却初心,这些文件是我们多少年轻的同志用他们的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它记录着我们的足印,承载着我们的信仰……它们在,国就在,我们的国家就能通向自由,通向民主,通向新的世界!”

张爵谦掷地有声地回答:“这些东西爹爹帮你守着,人在,东西在。你一天不回来,爹爹就不死,爹爹就等着你!但是你小子也把你那条小命给我守好喽,你得有命回来取……静泉,你可不能食言啊!”

每演至此,丁渝洋总是泪奔,心里涌动的热血难以抑制:“一定是有着很强大很强大的信念,才能支撑他做出这样的选择,舍小家为大家的男儿气概,在他身上是真实存在的。”

1928年10月,宁波霞浦长山岗墓地,张爵谦亲手将“儿子”下葬。剧中,在“泉张公墓”前,张爵谦当着乡里乡亲的面数落儿子“四大罪状”:“对父母不孝、对兄弟不悌、对妻子不爱、害四方不宁……”

很难想象,一个父亲亲手为儿子建衣冠冢是什么样的心情。话剧场景的再现,让每一位观众深受触动。“某种程度上说,张爵谦的伟大不亚于张人亚。”观众茅女士表示,“他是一个真正有大爱、有担当的人,才能做到许多正常人做不到的事。”



苏联记者拍摄的张人亚(中) 影像资料